

【主持人语】湖南省作协荣誉主席聂鑫森先生,中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40多年以来,出版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50余部。聂鑫森先生尤其钟爱短篇小说创作,他以这种小说样式,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古典崇高精神的人物形象,让他们以动人的品德和情操展示人世间的真善美,表达出作家所理想的世风和人格。其作品结构精致,叙述张弛有度,善于在有限的篇幅中,腾挪出一定的空间,来安排对情节、人物有着观照作用的“闲笔”,以增添情节的韵律感,揭示人物的多重性,使整个小说笼罩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气氛之中。这些作品亦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被学界称为“文化小说”。聂鑫森先生的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独异,蜚声文坛,获誉良多,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20多篇中、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等国文字荐介到海外,出版过英文小说集《镖头杨三》,并先后获过“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以及“《北京文学》奖”等数十次。本期聂鑫森研究专辑,特邀作家本人和4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聂鑫森创作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内涵,以期增进人们对这位甘于寂寞,始终执着于短篇小说创作并卓然成家的本土作家的了解与认识。

短篇小说创作刍议

聂鑫森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是我最为钟情的文体。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古城湘潭,或是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的人物;文字注意张弛有度,善用“闲笔”描人写物,烘托文化氛围。小说立志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表现出深厚的古典主义人文关怀。

关键词:聂鑫森;短篇小说;传统文化;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6-0001-03

Analysis on Short Novels Creation

NIE Xinsen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 I am fond of short stories, especially short - short story. The background of novels, which is mostly with stro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ancient Xiangtan city, distributes a site of cultural atmosphere of fragrance. The characters of novels are also full of brilliant flash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literati, craftsmen, contains the cultural ethos of all levels characters. Furthermore, the text shows a degree of relaxation by using “free pen” to write things and people, which reflects a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novels which showing a strong classical humanistic care, determined to watch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Nie Xinsen; short story; traditional culture; humane care

收稿日期:2011-10-18

作者简介:聂鑫森(194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时至今日,我已六十有三。粗粗算来,从事文学创作已达40余年,但只能称为业余作家,因为我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究正业而言,先为工人,再为报纸的副刊编辑。以创作而言,先是写新诗,尔后是诗和小说兼写,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创作方成为我的主项。

我出版过长篇小说4部,也出版过中篇小说集,但最为钟情的则是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的涂写,发表过数百篇作品,结集出版的有《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镖头杨三》《小说方阵·聂鑫森卷》《诱惑》《都市江湖》《生死一局》《情局》《紫绡帘》《最后的绝招》《大师》等。

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古城湘潭,或是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的人物。贯穿此中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所要表述的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企图为现代生活展示可供借鉴和矫正的文化、道德标识。故许多评论家称这些小说为“文化小说”。

我的《逍遥游》《大师》《治印》《赠印》《暗记》《吉先生》……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时,专家所撰的颁奖辞中,有过这样的评判:“表现出深厚的中国小说传统的艺术功力,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芬芳……从中开掘出他们(小说人物)身上的卓尔不群的文化特质和磊落胸怀。”

我之所以喜欢选取具有这种质地的素材,与生养我的千年古城湘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到处存留着各朝各代的遗迹,随时可见古雅的楼台亭阁如一页页苍灰色的历史。特别是晚清以后,名人辈出,曾国藩、王闿运、杨度、齐白石、黎锦熙、黎锦明、黎锦辉……我自小浸淫其间,不能自拔。我的父亲曾是一个中医,他的朋辈中,有不少饱学之士和身怀绝技的人,耳闻目濡,常令我砰然心动。当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古城各种人物多有交往,特别是一些湘军后裔,他们之中有学者、书画家、名医、企业家、贩夫走卒,每与之交谈,便得到许多精彩的故事及人物。

我当然首肯小说是要有一个好故事的,当然要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但我关注的是这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如何强化和丰富他(她)的文化品格。我在描写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的人物时,琴、棋、诗、画、茶、酒、民俗、风情……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或曰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我着力从中去开掘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侧面地去展示他们的逼人才气、磊落胸怀、高贵操守和审美趋向。

短篇小说的文化品格,还表现在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体悟上。我试图在有限的文字中,腾挪出一定的空间,来安排对情节、人物有着观照作用的“闲笔”,以显现密集的文化信息。“闲笔”决非赘言,运用得当,既可增添情节的韵律感,又可揭示人物的多重性,使整个小说笼罩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气氛之中。这一点,老作家汪曾祺做得最为精纯,堪为表率。

短篇小说因文字的有限,其文化品格往往表现在文体的简洁和文字的张弛有度上。

朋友间常论及短篇小说的创作,总觉得我们往昔的写法,实在有点儿“累”。取材求其完整,演绎人物的历史力图首尾兼顾,情节起落有致,叙述详尽不遗,非万言以上不足以尽其意。当然,这也是一法。但除此一法外,岂无它法?有些作家便摒弃完整情节的安排,细节一个连一个,从外形到内在,无不求其毕肖,“见骨、见肉、见血”,此亦是一法。

幸好,尽管自己没有探索出什么新玩艺来,而前人的著作倒尽可去观瞻品嚼,随手便可以拾取几个例证,足以佐验“条条道路可通罗马”,短篇小说的写法原来还有如此之多!

短篇小说是可以写一种情境的,一种充满着强烈情绪色彩的境界。这种情绪是小说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形成了一个与人物息息相关的氛围,两者融乎一体,难解难分。它有点近似于诗的意境。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新年的钟声》,写一对贵族夫妇平日关系极不和谐,在一个除夕的夜晚,偶然住宿在一座破败的庄园里,月光,风声,四周是一片无尽的寂寞,两个人忽然感到了孤独,彼此需要慰藉,变得温情脉脉起来。这个情境(氛围)作家是造得极好的,与他们平日的生活氛围造成了情绪的“落差”。结尾处写到他们在天亮后,乘坐马车回城里去,隐隐透出旧有的生活在等待他们,和谐是暂时的,不和谐是长久的。小说并没有去叙说这一对夫妇的生活经历,而只是通过这个特有的情境中的短暂的亲昵,去反衬往日生活中浓重的悲剧气氛。还有一例,便是沈从文的《菜园》,作家没有正面去写一对年轻人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壮烈牺牲,而是着意写了王家菜园的种种情形,写这一

对年轻人从北京返乡,在菜园中栽种菊花,母亲亲切的幻梦,儿子、媳妇对于栽培菊花的描述;然后笔锋一转,简约交代年轻人的被捕和牺牲,以及母亲的悲恸,而结尾几笔,作家仍回到他所创造的王家菜园这个氛围里,着意于菊花: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主人对花无语。

因为园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绅士和新贵强借作宴客的地方了。

作家所创造的情境,极富有象征意义,完全是一个更广袤的世界的浓缩,是一种具有人生思辩的社会情绪的集结。

短篇小说似乎还可以写一个极短暂的印象。这印象自然很具有诗的特质,而重要的是通过这极典型的一瞬,透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无限感慨。这一瞬是人物活动历史的“定格”与凝固。苏联作家舒克申的《老人·少女·夕阳》,便是一个明证。小说写一盲老人对于夕阳坠落时的感受,以及少女充满活力的情愫与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完全融入黄昏这一刹那间的印象中,从此中生发的内蕴是够人咀嚼的。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写一个妇女看到墙上的一个斑点,于是引起了种种联想,想到人生的无常,想到莎士比亚,想到法庭上的诉讼程序,最后又回到那个斑点本身——原来是爬在墙上的蜗牛。人物通过斑点投给她的印象,引起意识的流动,生发出许多极富内张力的思辩。它没有什么情节可言,依仗演衍全篇的只是一个印象。

短篇小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作家机智的文学样式,它一般(不是全部)不以演绎事件的全过程见长,剪裁的功夫表现在片断的截取,即“截面”。在一个较小的时空范畴里,演绎一个较大的时空概念,使人物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片断”里,展示自己的历史、性格和命运。白先勇对于这一点,似乎来得格外敏捷。如他的《国葬》,以陆军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作为小说的“截面”,塑造了秦副官和将军的三个部下的形象,把四个人的命运,由盛而衰,自荣而卑,一一凸现出来,通篇透出一派悲怆的气氛。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选取了老舞女金大班出嫁前舞厅最后一夜的情景,把她和她们(另一些舞

女)的人性、际遇从从容容地雕画出来。撷一片断,以概述全体,似乎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许多有造诣的作家,常在这上面下工夫,如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如舒克申、契柯夫等,随手翻开他们的著作,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短篇小说还可以写得极有抒情特色,在小小的篇幅内,让情绪尽意地流动,无情节,甚至并不着意地使用细节,完全借助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读者。如契柯夫的《万卡》,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借助写信,对着远在乡下的爷爷倾诉衷肠,那童心纯真的向往,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悲切,重重叩击着我们的心弦。还有他的《苦恼》,写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很想找人诉说心中的苦痛,而世人皆冷淡,只好对着那匹马倾诉:

就是这样,乖乖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尼奇下世了。……他跟我告了别。……他一下子就平白无故地死了。……现在,好比说,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个小崽子的亲妈了。……忽然间,假定说,这个小崽子告了别。……你不是要难过吗?

马固无言以答,但读者却不能不为之下泪,笼罩在通篇的凄切抒情意蕴里,令人不忍卒读。

这些短篇小说文体结构的方法,我是经常运用的。短篇小说不以演绎一个故事(尽管精彩)的全部全长,必须对故事进行艺术的处理。我小说中的故事,很少按时间顺序或事件演进顺序来叙述,但我会小说各处安排好故事的线索,或明或暗勾勒出故事的轮廓,然后着力去写的只是一个片断(切片)、一个情境、一个印象或几个细节。在中国的古籍中,如《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的作品,长则数百字,短则数十字,却让人读后余味绵长。

短篇小说的文字,我力图做到既讲究它的张力,同时又注重对它的“控制”,尽力使其古典、隽雅、简洁,不艰涩,不匆促,亦潇洒亦从容,具备诗的韵趣。

拉拉杂杂,写了这篇创作谈,其实是一篇关于读书体会的文章,请方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黄声波